**"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，你一定會找到一個方法**

**1953**年 十一月十三日，丹麥首都哥本哈根。

消防隊的電話總機在清晨三點收到一個電話。二十二歲的年青消防員，埃裡希在值班。

「喂喂！這裡是消防隊」。

電話的那端沒人回答，可是埃裡希聽到一沉重的呼吸聲。

後來一個十分激動的聲音，說：「救命，救命啊！我站不起來！我的血在流！」

「別慌，太太」，埃裡希回答，「我們馬上就到，您在那裡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不在您的家裡？」
「是的，我想是在家裡。」
「家在哪裡，哪條街？」
「我不知道，我的頭暈，我在流血。」
「您至少要告訴我您叫什麼名字！」
「我記不得了，我想我撞到了頭。」
「請不要把電話掛掉。」

埃裡希拿起第二具電話，撥到電話公司。回答他的是一個年老的男士。

「請您幫我找一下一個電話客戶的號碼，這客戶現在正和消防總隊通電話。」

「不，我不能，我是守夜的警衛，我不懂這些事。而且今天是星期六，沒有任何人在埃裡希掛上電話。

他有了另一個主意，於是問那女人：「你怎樣找到消防隊的電話號碼的？」
「號碼寫在電話機上，我跌倒時把它給拖下來了。」

「那您看看電話機上是否也有您家的電話號碼。」

「沒有，沒有別的任何號碼。請你們快點來啊！」那女人的聲音愈來愈弱。

「請您告訴我，您能看到什麼東西？」

「我 …我看到窗子，窗外，街上，有一盞路燈。」

好啊－埃裡希想－她家面向大街，而且必定是在一層不太高的樓上，因為她看得見路燈。

「窗戶是怎樣的？」他繼續查問，「是正方形的嗎？」

「不，是長方形的。」

那麼，一定是在一個舊區內。

「您點了燈嗎？」

「是的，燈亮著。」

埃裡希還想問，但不再有聲音回答了。

需要趕快採取行動！但是做什麼？

埃裡希打電話給上司，向他陳述案情。

上司說：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不可能找到那個女人。而且，」 他幾乎生起氣來，「那女人佔了我們的一條電話線，要是哪裡發生火警？」

但是埃裡希不願放棄。救命是消防隊員的首要職責！他是這樣被教導的。

突然，他興起一個瘋狂的念頭。

上司聽了，嚇壞了：「人們會以為原子戰爭爆發了！」

他說。「在深夜，在哥本哈根這樣一個大都會裡！ …」

「我懇求您！」埃裡希堅持，「我們必須趕快行動，否則全都徒勞無益！」

電話線的另一端靜默了片刻，而後埃裡希聽到答覆：「好的，我們就這麼做。我馬上來。」

十五分鐘後，二十輛救火車在城中發出響亮的警笛聲：每輛車在一個區域內四面八方的跑。

那女人已經不能再說話了，但埃裡希仍聽到她那急促的呼吸聲。

十分鐘後埃裡希喊說：「我聽到電話裡傳來警笛聲！」
隊長透過收發對講機，下令：「一號車，熄滅警笛！」而後轉問埃裡希。

「我還聽到警笛聲！」他答說。

「二號車，熄滅警笛！」

「我還聽得見 …。」

直到第十二輛車，埃裡希喊說：「我現在聽不見了。」

隊長下令：「十二號車，再放警笛。」

埃裡希告知：「我現在又聽到了，但越走越遠！」

「十二號車掉回頭！」隊長下令。

不久，埃裡希喊道：「又逐漸地近了，現在聲音非常刺耳，應該剛好到了正確的路上。」

「十二號車，你們找一個有燈光的窗戶！」

「有上百盞的燈在亮著，人們出現在窗口為看發生了什麼事！」

「利用擴音機！」隊長下令。

埃裡希經由電話聽到擴音機的聲音：「各位女士 和先生，我們正在尋找一個生命有嚴重危險的婦女。我們知道她在一間有燈光的房間裡，請你們關掉你們的燈。」

所有的窗戶都變黑了，除了一個。

過了一會兒，埃裡希聽到消防隊員闖入房間，而後一個男音向對講機說：「這女人已失去知覺，但脈搏仍在跳動。我們立刻把她送到醫院。我相信有救。」

海倫．索恩達－－這是那女人的名字－－真的獲救了。她甦醒了，幾個星期後，也恢復了記憶。

**"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，你一定會找到一個方法;**

**如果你不想做一件事，你一定會找到一個藉口 "**

"Where there is a will, there is a way."